

余秋雨读本



文匯出版社

余秋雨读本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读本/余秋雨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1

ISBN 978-7-80676-215-8

I. 余...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075 号

标 题/余秋雨读本

编 著/余秋雨

策 划/肖关鸿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940×640 1/16

字 数/340000

印 张/27.5

印 数/60001—70000

ISBN 978-7-80676-215-8

定 价/35.00 元

前言

到上个月为止，那些印了我的名字却未经我授权出版的书籍，已被我收集到整整一百种。其中，保持原有书名和篇目的有五十八种，不知什么人替我编的“选集”有四十二种。“选集”的比例显然增加了，因为去年作家出版社为我印了一本照相版的《盗版举证》，“选集”的比例还只有三分之一。

“选集”中，收了不少不是我写的文章，其中有几本，虽然印了我的名字，却没有一篇是我写的。看来这样的事他们已经做顺手了，有一阵他们不是硬把几十年前别人写的一堆文章塞在我的名下吗？

这次他们倒是真正的慷慨，因为那些收入我的“选集”的文章，多半出自操办者自己的手笔。稍懂文墨的读者看一眼就会哑然失笑，发现这些在文坛呼云唤雨的人并非事事能干。真正的创作

不太容易，一动笔就显露无遗。

确实，一个人的文笔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其中埋藏着近似基因的东西，不管负载什么内容，相隔多少时间，都不会改变深层“密码”。据说《静静的顿河》是不是肖洛霍夫写的这桩公案，最后就是靠电脑捕捉字里行间的“密码”才了断的。真希望这样的技术能早一点在中国普及，好给那么多胆子越来越大的盗窃者、栽赃者制造一点麻烦。

我目前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既然伪本的“选集”已经泛滥，那就出一、二个正版的选集来抵挡一下吧。当然，最后淹没的很可能是正版选集，更有可能的是，正版选集也被盗印，一起加入伪本的行列。那该怎么办？不知道。

对于那帮子人物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但还是要向读者交代几句——

这个选本的选择标准，主要着眼于表述的方式，而不是表述的内容。作者们写文章，有时希望读者关注自己的话题，有时则希望读者关注“文章”本身，这个选本侧重于后者。对话题，只作了一个最粗浅的划分：上卷有关人生体验，中卷有关国内行旅，下卷有关海外行旅。

这种选法，也许比较切合我前面说的文笔与生命的关系吧。

余秋雨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目录

前言	1
----------	---

上卷

牌坊	2
庙宇	9
夜航船	17
老屋窗口	24
信客	31
乡关何处	37
酒公墓	59
三十年的重量	66
家住龙华	73
长者	77
中秋	97

中卷

废墟	102
道士塔	106
阳关雪	113
沙原隐泉	117
三峡	121
都江堰	127
贵池雉	132
青云谱随想	139
白发苏州	146
江南小镇	152
风雨天一阁	164
一个王朝的背影	177
流放者的土地	196
苏东坡突围	215
遥远的绝响	230
抱愧山西	253
历史的暗角	275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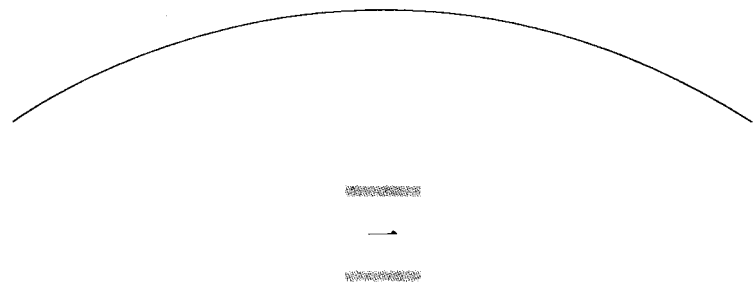
这里真安静	296
-------------	-----

我一定复活	306
向谁争夺	309
河畔烤鱼	312
文字外的文明	315
人生的最后智慧	319
再闯险境	322
黑影幢幢	325
国门奇观	329
甘地遗言	333
罗马假日	336
围啄的鸡群	344
死前细妆	349
悬崖上的废弃	353
有口难辩	361
谁能辨认	365
悬念落地	371
奇怪的日子	376
玲珑小国	389
生命的理由	397
尼雅尔萨迦	401
大雪小村	407
附录：几篇书序	411



上卷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咕哝一声：“嘻，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

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十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二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

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才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埋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004< 终于要问老师，尼姑是什么。女教师说了几句，又说不清，孩子们挺失望。

两年以后，大扫除，女教师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将一把扫帚扎在竹竿上，去扫屋梁。忽然掉下一个布包。急急打开，竟是一叠绣品。一幅一幅翻看，引来一阵阵惊呼。大多是花，与花圃里的一样多，一样艳，一样活。这里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这里都有了。还绣着一些成对的鸟，丝线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师阻止了。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这些她都知道。

绣房这个词，已第二次听到。第一次从盗墓老头的脏嘴里。那天放学，直着两眼胡思乱想。真想找老头问问，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可惜，老头早已死了。

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得出来。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老师们极爱清洁,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来,用明矾沉淀两天,再轻轻舀到水壶里,煮开,拿出一只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轻轻地呷一口,牙齿比杯子还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转过脸去,再呷一口。然后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绢,抹一下嘴唇。谁见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滩上捧一捧水。老师再三叮咛,以后决不许了。可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些教师都是大户小姐,讲究。

)005)

学生一大就麻烦,开始琢磨老师。寒假了,她们不回家,她们家不过年吗?不吃年夜饭吗?暑假了,她们也不回家,那么长的暑假,知了叫得烦人,校门紧闭着,她们不冷清吗?大人说,送些瓜给你们老师吧,她们没什么吃的。不敢去,她们会喜欢瓜吗?会把瓜煮熟了吃吗?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离学校不远的集镇上,一位女教师买了一捧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遇到学生,也没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灿灿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家家都有杨梅树,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老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上午,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走家访户,都不在。门开着,没有人。经一位老婆婆指点,走进一座山岙。全是树,没有房,正疑惑,棵棵树上都在呼叫老师,有声不见人。都说自己家的杨梅好,要老师去。老师们在一

片呼唤声中晕头转向，好一会，山岙里仍然只见这几个微笑着东张西望的美丽身影。终于有人下树来拉扯，先是孩子们，再是母亲们。乡间妇人粗，没几句话，就盛赞老师的漂亮，当着孩子的面，问为什么不结婚。倒是孩子们不敢看老师的脸，躲回树上。

但是对啊，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好像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父母的家。也不见有什么人来找过她们，她们也不出去。她们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掉进一个古老的尼姑庵里。她们来得很远，像在躲着什么，躲在花圃旁边。

一天，乡间很少见到的一个老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一位女教师的。后来又来过一个男人，学校里的气氛怪异起来。再几天，那位女教师自尽了。孩子们围着她哭，她像睡着了，非常平静。其他女教师也非常平静，请了几个乡民，到山间筑坟，学生们跟着。那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过一座牌坊时不知嘀咕一句什么，“胡说！”一声断喝，同时出自几个女教师的口，从来没见过她们这么气忿。

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活着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结婚。孩子们围着尼姑庵——学校的围墙整整绕了三圈，把围墙根下的杂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门的女教师们把学生送得很远，这条路干净多了，路边的牌坊都已推倒，石头用来修桥，摇摇晃晃的烂木桥变成了结实的石桥。

叫老师快回，老师说，送到石桥那里吧。她们在石桥上捋着孩子们油亮的头发，都掏出小手绢，擦着眼睛。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

~~~~~

#### 四

~~~~~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有时，小小的庵庙，竟成了一个神秘

的图腾。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十年前回乡，花圃仍在，石桥仍在，而那些女教师，一个也不在了。问现任的教师们，完全茫然不知。

当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绕着围墙急步行走。怎么会这么小呢？比长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时走完，怆然站定，夕阳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贴墙穿过旧门。这是一个被她们释放出去的人。一个至今还问不清牌坊奥秘的人。一个由女人们造就的人。一个从花圃出发的人。

一九八五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授予司徒华·达比克的《热冰》。匆匆读完，默然不动。

小说里也有一块圣女的牌坊，不是石头做的，而是一方冰块。贞洁的处女，冰冻在里边。

据说这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冰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特别显得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蒙蒙眈眈像在睡梦里，又不像睡梦中的人儿，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结果，这位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抗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推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默然不动。

思绪乱极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乡为什么只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偷偷种花的尼姑，还有我的女老师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着把你们送进冰块？达比克用闪闪烛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发，你们的呢，美貌绝伦的中国女性？

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你们一定会有的，我猜想。你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热量，让你们完全解冻，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

冒犯了，也许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年迈的老师们，你们在哪里？

庙 宇

◎ 中国民间故事 ◎

—

◎ 中国民间故事 ◎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朱砂点遍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时日。夏日午间，蝉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间抖动，衣履又是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009<

不知几个月后，庙中有一节典，四村妇人，皆背黄袋，衣衫干净，向庙中赶去。庙中沸沸扬扬，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巍然端然。这儿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左顾右盼，便生信赖，便知皈依。两膝发软，跪向那布包的蒲团。

在我二岁那年，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二叔伯大声呼叫，他却大步逃奔。他抱着我躲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